

天門陣
初集



中華民國念四年三月再版

(全書一册定價大洋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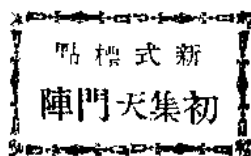
標點者 何 愚 公

校對者 鄒 景 良

發行者 大 新 書 局

印刷者 大 新 書 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城內露香園街春華里第五號

大新書局

天門陣初集

茅屋任意伴蒼老 山徑崎嶇賓客少 看的是無名草水 聽的是鳥聲吵鬧 喜的是青山隱隱
愛的是綠水滔滔 黃葉飄飄秋來了 白雪紛紛冬又到 嘆人生世上容易老 不如獨居安樂好
閒來無事把棋敲 出門散步澗邊釣 吃一個醉淘氣 把愁山來推倒 好似神仙到人間
這個滋味誰知曉 歌罷又有佳斷一首

言的是露水夫妻不久常。俱都是沉溺苦海水茫茫。每日裏閒來野草情無限。一個家拿着殺場作樂場。
休看這月容花貌當奇遇。交杯酒滴滴吃的迷魂湯。桃花面就是牛頭合馬面。杏子眼愁的骨肉兩分張。
櫻桃口能吞高樓與大廈。糯米牙嚼了田地又囓房。楊柳腰比做綁人樁樑木。小金蓮勾魂取魄見閻王。
羅幃帳排下十面埋伏陣。那一些英雄抖威上牙床。未交歡要一奉十忘手空。明了天東拉西扯到處誑。
傳了錢搖頭擺尾弄虛臉。那知道步步走的台望鄉。見幾個串花忘却糠糠婦。見幾個尋柳不顧生身娘。
精練婦空房常守有烈性。見幾個尋到柴門淚汪汪。在院中肉山酒海朝朝用。不管那家中老幼常絕糧。
衆明公我說這話您不信。細聽俺再把古人講比方。殷紂王只因寵幸妲己女。衆諸侯大會孟津滅成湯。
周幽王千金欲買褒姒笑。嘆煞人周轅東遷墜王國。還有個千嬌百媚西施女。他在那蓬萊台上迷吳明。
把一座鐵打銅鑄蘇州府。倒被那越王勾踐一掃光。三國時董卓立意竊漢鼎。王司徒歎計連環計參錯。
父子兩箇爲吃醋綱紀亂。倒惹的鳳儀亭中一陣荒。呂奉先暴勾外合把卓滅。白門樓又捨貂蟬把命傾。
道些英雄俱有冲天志。盡被那紅粉佳人一軍裝。總就是自己妻妾猶難保。可況是勾欄院中賽虎狼。
常言道錢大能捨錢老二。有的是前門送李後迎張。拿着錢不過買他一場笑。闖大爺論的甚麼綱台常。

我勸您回心轉意歸故里。何如那梁案齊眉伴糟糠。一瓢飲勝似院中破琉璃。布衲襖雖然葦縷代餘香。學一個共結絲羅山海固。樂悠悠永偕琴瑟地天長。咱這裏一言難盡貪花段。急回來且把前朝說其詳。

第二回

三國復嚴將英雄 率兵大破蕭良宗 郡馬專爲安宋國 破陣還得穆桂英

俚言四句。從內裏勾出宋朝半部青史。自太宗宴駕以後。真宗皇帝在位。朝中出了個奸臣王強。明保南朝。暗通北國。勾惹的干戈日起。狼烟不息。楊延昭率領邊關二十四將。把北國君臣殺的亡魂喪胆。王強心恨楊景偶然心生一計。遂修假書一封。說南清宮八千歲身得大病。命他刻日進京議事。六爺見了書詞。不辨真假。私離邊關。王強探聽得實。金殿奏了一本。說他不聽宣召。私離邊關。必有謀反大逆之心。真宗聽信謠言。一怒要將六爺斬首。多虧了八千歲與寇萊公苦苦保奏。死罪饒過。活罪難免。發配汝州充軍。王強恐有後患。又奏六爺在汝州私嚴甲兵。要奪真宗山河。真宗着忙。即差保駕大將軍胡丕顯。到汝州去取六爺首級來獻。胡老爺到了汝州。見了知府張濟。二人投計。將監中囚犯。與六爺面目相似者。斬訖赴京交旨。六爺在白虎村地窖。以內寧首減形。奸賊王強知六爺已死。朝無能將。以通信於北國。楊慶同台府天降祥瑞。出了奇景。池水變成佳酒。樹葉俱作美漿。真宗聞知此信。即欲率領文武前去觀望。同台府的奇景。八千歲與寇萊公苦諫不從。擇日率領文武大臣。合朝三軍。一直到了同台府。觀望奇景。不料王強奸計一生。早已將此信送入北國。蕭后差蕭天左王金秀等。代領番將三十六員。大兵一十五萬。將同台圍圍住。真宗遣將迎敵。屢戰屢敗。只困的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多虧了胡丕顯。露了真情。即時奏於真宗。降了敕旨。三下汝州。從地窖以內。把六爺找出。那馬在陳家莊。又收了焦贊。泗州堂見了劍超張蓋。太行山取了孟良岳勝。滕山寨陳林柴千聞。六爺未死。亦

引兵而來。一齊披掛正卅，把番兵殺的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大敗而回。真宗大悅，遂封六爺爲三關都統討外，賜龍泉寶劍一口，先斬後奏。自此六爺招軍買馬，以備伐邊之計。第後聞此消息，只愁的寢食不安。乾昌勸蕭后張招賢榜，求取奇人一爲長保之計。二爲報仇之事。蕭后即時命文臣寫了榜文，各處懸掛。蕭后暗暗說道：『若是天從人願，有奇人到了北國，宋真合楊景，我不剝你千刀，可就世不爲人了！』

這蕭后恨粘千層皺眉頭。恨煞人黑海冤愁何日收。罵了聲天波府裏楊延昭。罵了聲王強用計太也驕。臨行時花言巧語將俺哄。進汴梁用計先斬楊將頭。到如今三戰三敗國難保。你那裏推諉裝啞怎不究。無奈何懸榜求取天下士。但只願天差賢人到幽州。那一時馬踏三關把宋破。宋君臣必然拿住下油鍋。蕭良宗大殿怒發冲天恨。那一般毛氣直透天南樓。

話說蕭良宗一股怒氣上升，直冲斗牛，適遇終南山漢鍾離、合呂洞賓二位真仙，往蓬萊島去赴芝蘭大會。正行之間，被蕭后這一股氣把雲頭阻住。二仙撥開一視，原是北國龍母的一股殺氣冲天，不覺的失聲大笑道：『龍母妄動干戈，以致人民受刀兵之苦，以氣數算來，不過還有二年之運，何必惱怒。』洞賓聞言，說道：『以師父看來，還是誰勝誰敗呢？』鍾離說：『龍母龍祖皆應天數，以邪正論之，北國滅亡定然無疑。』洞賓一聞此言，心中不服，又說道：『師父此言差矣，自古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終係北國無人，若是有人，勝敗尚未可知。』鍾離聽罷，面帶怒色，叫道：『洞賓，怪不得衆道友暗地笑你酒色財氣在所不免，依你今日所說之言，大非神仙體統，今後務要淨心養性，勿被塵俗所染。你若不信，我還有幾個樣子說與你聽。』

鍾離開言叫 賢徒聽我言 既做玄門客 七情休沾連
闡截兩教內 俱教是一般 惟有你不肖 暗地人笑談

你也會岳陽樓上一場鬧。最可恨花迷戀蕊戲牡丹。到後來黃鶴館內去飲酒。失仙體留落半載不同還。

今日裏不過閑談興廢事。看光景你也心裏不自然。想當初紂王無道天下亂。姜師叔奉命保周起禍端。申公豹不聽約束背師命。他才可跨虎到處把兵搬。十天君一怒排下十絕陣。到後來萬載工夫一日捐。趙公明心懷不平把山下。被陸壓下頭箭下死可憐。三仙女替兄報仇排惡陣。元曾見保全首領回仙山。西岐周滅商一統八百載。截教仙足死死了有三千。咱如今雖列仙班道業淺。那管他覆了地來反了天。自從今你若不聽良言勸。準備着身墜苦海甘罪譴。這老祖連針帶刺一席話。那一個呂仙氣的炸了肝。雖則是當面不敢把理辨。他心裏定了主意不甘休。準備着排下一座天門陣。準備着宋國君臣遭塗炭。準備着九龍谷里一場鬧。準備着那馬無計破北番。準備着汴京去把太君請。楊宗保背母單騎到邊關。路途上得了天書去破陣。幸喜了靈山收了女嬋娟。鍾仙長運籌帷幄勝千里。運失侯一怒踏馬陣連環。咱這裏未來之事且勿論。急回來再說呂祖一洞仙。

單說鍾離與洞賓把興廢之事講了一遍。洞賓雖然不服。終是敢怒而不敢言。講話之間。不覺的到了蓬萊島。各仙相見。赴會已畢。洞賓欠身離坐向鍾離說道：「師父在此盤桓講道。弟子且回終南山看守洞府。不知師父意下如何？」鍾離說：「貧道們與赤脚大仙有約。只得相候。你且回去。不要生事。」洞賓答應辭別衆仙。離了蓬萊。即想把他師父之言。不由的一陣心酸。叫入一場好惱也。

這呂祖滿腹一似火來燒。就說道師父待俺輕如毛。論仙品八洞俱是一樣大。依我看無見優劣低與高。勸不動說俺道業不如你。常在他人面前頭將俺驕。總就是南北二國爭天下。好合歹終南山裏貪不着。不過是閑言論的是閑語。最不该振虎是把山來敲。你說是龍祖當與龍母滅。俺必然叫你看看這一遭。合該是兩國人馬遭劫數。九龍谷血水能把芥來漂。那一時引兵去把汴梁破。籌你個陰陽不准武藝操。呂洞賓心中欲把蕭后保。一抬頭自己獨府來到。

話說呂祖，拿着主意，正往前行。不多一時，來到自己洞府門首，落下雲光，進了仙榻坐下。意欲收拾珍寶，赴幽州投見蕭后，又一轉念，暗自想道：「不好看，出頭露面，不但師徒分上不好看，而且衆道友亦說我多事。也罷，不如將碧羅山桃精喚來，令他先投北國，我隨後助他排陣，以破南朝，豈不美哉？」想到這裏，一聲大叫道：「童兒何在？」仙童答應：「伺候師父。」呂祖說：「用你速往碧羅山，把桃精喚來，有事吩咐。」仙童應聲而去，出了洞門，駕起雲光，待不多時，即與閻容到了終南山，來至洞府門首，仙府裏知呂祖、呂祖說：「命他進洞。」閻容來至碧游床前，倒身下拜，口尊：「上仙在上，將小妖喚來，有何見說？」呂祖說：「如今北番龍母出榜招賢，吾今與你三卷天書，下卷中卷不必學習，只有上卷內，有迷魂陰文陣，妖道奇怪，你今帶去，扶佑北番，待滅了中國，我收你同入仙道。」閻容聞言，又向呂祖說道：「荷蒙上仙提拔，恩重如山，但俺道業淺薄，萬一有失，恐負上仙重託，還望指教。」呂祖說：「你且洗耳，聽我囑咐於你。」

呂洞賓碧遊床上呼閻容，把俺的言語細細記在心。此一去見了蕭后，把他保萬，不可領兵南下攻遼京。常言說知己知彼才能勝，又道是寡不敵衆，怎爭衝。現如今英雄俱聚汴梁地，諒北國可代誅有多少兵。務必的囑咐蕭后，把兵借。九龍谷排下天門，擒真宗。他若是借來人馬五十萬，那一時貧道助你把功成。不但是身享榮華名譽立，管保你同入仙道登九重。這呂祖從頭至尾說一遍。老閻容滿心歡喜，辭了行。話說閻容聽罷，即時告辭起身，出洞使了土遁，不多一時，到了幽州，進了南門，見招賢榜懸在一傍，即時將榜揭了。守榜官上前相見，已畢，引入朝堂參謁蕭后。一見，嚇了個面目更色，怎見的兇惡有原讀一首爲證：

頭帶雲巾雙帶飄，面如枯鐵墨難描。雙目恰似燈兩盞，秤錘鼻子四指高。血盆口內獠牙吐，參驚山呼振天曹。一部白鬚根根乍，好似馬鬃錯安了。身披皂袍八卦現，腰間緊緊生龍繖。不弱馬元到西歧，比着玄壇也不操。今日來到銀安殿，把個蕭后嚇壞了。好驚人也。

老閻容銀安殿上來參君。把一個簫后嚇的弔了魂。暗說道此人面目多奇樣。世界上自從無見這個人。想必是萬人誠心格天地。天差下五道將軍來降臨。幽州今日有了擎天的柱。那怕他能爭戰百萬兵。合南朝從前賬目算一算。俺必定一本要懲利十分。蕭良宗心之言且莫論。老閻容開口又把陛下尊。不知道閻容說些甚言語。只得是下一回事說因原。

第二回

初入邑庠科未登 日負才學教他能 有朝一日開場考 三卷到有兩卷空

荒言提過單說蕭后君罷閻容暗自驚疑問道：「仙長那座名山洞府何處請道其詳？」閻容說道：「臣居碧羅山姓閻名容曾授異人傳授開陛下與南朝爭衡特來相助以取天下。」蕭后聞言大喜即命內侍賜綉墩閻容告坐蕭后又問道：「卿與寡人報三敗之仇兵伐汴梁可用多少人馬呢？」閻容奏道：「中國戰將如雲謀士如雨若以兵力相加勝敗尙在未定臣願盡平生所學在九龍谷排下一座天門大陣然後差人下表着宋國君臣走馬觀陣料想他凡夫俗子豈能識破玄機那時將他擒獲易不難哉但自是幽州兵微將寡不足調用乞再調五國大兵可保大功必成。」蕭后問道：「五國爲誰呢？」閻容說：「臣未下山之時已備詳細陛下不嫌賤爲臣奏來。」

老妖道未曾開口氣已盈。他說道此事爲臣早已明。有一個卑鮮國王耶律慶。他手下現有龍虎無敵兵。森羅國臨陣不怕令台箭。用金帛即速獻於孟天能。黑水國托天子好美女。去借兵進上兩個女花容。西夏國素畏大遼去沒占。一見信發兵即時來進京。長沙王原與陛下是同姓。差大臣即刻前去將他迎。倘若五國兵馬一齊到。臣管保陛下不久坐汴京。這閻容從頭至尾說一遍。蕭良宗開口又把愛卿稱。

閻容奏罷，蕭后大喜說道：「愛卿之言，一一准奏，封你爲輔國軍師，安北內外兵馬使之職。」閻容謝恩而退，蕭后使人往五國借兵，各國受了金帛美女，無不從命。於是卑鮮國王差黑搭令公挂了帥印，森羅國王差亢金龍太子爲平宋都督，黑水國送了鉄頭太歲，西夏國王差的是黃瓊女，長沙王差的是駙馬爺，何慶與公子蕭伯真，各領精兵五萬，幾日之間，俱在幽州城外扎住。閻容見了蕭后，奏道：「臣今率兵以到九龍谷，排陣待佈完之時，即請陛下往觀。」蕭后說：「此去任卿所爲，寡人專候軍師佳音。」閻容辭了蕭后，下殿代領軍政司下了教場，演武廳落坐，有人看過卯簿，點合軍士已畢，即命乾昌爲監軍，都督蕭天佐、蕭天佑爲左右先鋒，耶律人古爲五軍救應使，云州都國營耶律奇爲前軍，都尉蘇州蕭捷懶爲後營，巡查都督其餘土金秀等並在麾下隨征調用，吩咐已畢，即放炮起行。有一杆高挑半空，上寫着共率精兵五十萬，九龍谷把營安大陣排下七十二，誓擒汴京弋德元，看這個聲勢，好利害的緊！

這也是黎民該受苦熬煎，因此卜閻容下了碧羅山。只知道扶北滅宋立功助，那知道謀事在人成在天，此一去就把天門陣來排。是何人敢保南朝奏凱還？宋營裏生生愁壞楊郡馬。八千歲日夜常常兩眉尖。寇萊公空有智謀無處使，宋真宗不住焚祝拜神前。那一時宋國君臣如火燎，不知道何日才能把兵班。咱把那未來之事且不表，再說那閻容傳令把營安。

單說閻容帶領五十萬大兵，夜住曉行，來至九龍谷兩國交界，傳令於平川曠野安營下寨，衆軍得令，各插鹿角，勢如長蛇，連絡不絕。閻容在中軍帳，專候呂祖降第，好排天門大陣。到了次日早旦，忽有傳宣官進帳稟道：「乞稟軍師，有一道長前來相訪。」閻容聞言，就知道是呂祖來了，慌忙吩咐有請，即刻離坐，迎至二層轅門，連忙叩頭在地，說道：「小呂祖見。」他說出一個小字，就知道他是待稱小妖，森羅閻洩漏，三軍驚駭，即插口說道：「如今爲一國元戎，三軍首領，不必再稱小徒，咱原係師徒，遂便稱呼罷。」閻容說：「多謝師父。」

罷，呂祖頭前，閻容隨後，進了帥帳，分師徒落坐。現茶已畢。呂祖問曰：「諸軍齊備不曾？」閻容說：「齊備多時。單候師父法旨。」呂祖說：「既是如此，用你曉諭衆軍。三月丙申，是天干地支相生相剋之日，吾要排陣。」首罷，退後帳去了。閻容命軍政司將大將傳進大帳，說道：「列位公侯，今有吾師下山，助俺成功，於丙申日排天門大陣，各要聽令。如若違誤，那時即本帥也顧不到您了。」

老好道高坐寶帳，話短長。尊了聲列位公侯聽元良。俺師父不過爭的一口氣。因此上遷喬入峪保家邦。丙申日擺下天門七十二。大夥子看看陣勢強不強。倘若是宋國君臣來打陣。管叫他個個靈魂上西方。把他那謀臣戰將殺個淨。然後再領兵攻打東汴京。將他那錦綉山河獻咱主。豈不是有了中原帶他邦。那一時鋼刀入庫太平世。咱可才擁妻抱妾上自腔。實備的小心轅門候軍令。遲誤了難免刀下把命傷。這閻容半激半鬪一席話。齊說道軍帥大令如山崗。

閻容說罷，衆將齊聲說道：「軍師令旨，誰敢有違。」閻容說：「大衆爲國盡忠，各歸汛地。」衆將答應，一齊出了轅門，暫且不講。日月朝朝過，何況七八天，不覺的到了三月丙申。閻容將印遞於呂祖。呂祖升帳落座，卽吩咐搥鼓司搥鼓，嚴將哈搥鼓司答應一聲，不致怠慢。遂將他皮鼓連搥三通。那五國元帥並幽州番兵，一齊來至轅門。呂祖一聲叫道：「卑鮮國聽令。」馬榮答應：「伺候軍師。」呂祖說：「用你代領一萬長鎗手，在九龍口，排着金鎖鼓門陣，用長鎗按做鐵門把守。將七座，再分軍一萬，各執弓箭，按做鐵鎗把守。將台七座，再分步軍一萬，各執寶劍一口，按做金鎖，勿得錯亂。如違斬首。」馬榮謹領法旨而去。又一聲叫道：「黑水國元帥聽令。」鐵頭太歲上帳打躬，伺候軍師。呂祖說：「用你率步軍三萬，排一座青龍陣，用一萬兵，各執皂旗，裝作龍髻，再使一萬爲四隊，各執寶劍，按做四龍爪。又使一萬手拿金鎗，橫爲龍鱗，各守將台，不得有誤。」鐵頭太歲領旨而去。又叫：「長沙國都督聽令。」蔡何慶上前答應一聲：「有。」

有呂祖大輓以裏把令傳。蔡何慶連聲答應振天關。他可才猛然抬起頭來看。見一人面目堂堂非同凡。生就的狼眉鳳目淡黃面。愛煞人頰下飄揚五柳鬚。又見他膀闊腰圓丈二。披一付大頁黃金甲連環。胸前裏護心寶鏡如秋月。獅蠻帶珠寶粧成束腰間。喊一聲山崩地塌飛沙土。如同是半空迅雷遠聲喧。好一似開唐將軍秦叔寶。恍疑是太師聞仲到岐山。似這樣英雄豪杰世間少。怪不的長沙國裏掌兵權。這洞賓觀罷已畢暗里算。才知道捲簾大師臨了凡。等若是扶北滅南成一統。度化他一同修煉終南山。這是他肺腑之言未出口。他可才又把將軍叫一番。准備着九龍谷旁去擺陣。下一回南朝北國天地翻。

第二回

世間短如春夢 人情薄是秋雲 不須計較苦勞心 萬事原來有命
幸遇三杯美酒 又逢一朵鮮花 片時歡笑且相親 明日陰晴未定

西江月罷話說呂祖觀罷蔡何慶一表非凡，即叫道：「將軍，用你率兵在九龍谷右邊，排一座白虎陣，着一萬軍俱執寶劍，當作虎牙，着一萬軍執短鎗，當作虎爪，各守將台七座。」再令「耶律休領兵一萬，把守朱雀陣，耶律奚領兵一萬，鎮守玄武陣，盤桓左右，以爲倚恃之勢，不可有誤。」蔡何慶等領命而去。又叫「森羅國兵主聽差。」金龍太子，上座打躬。呂祖說：「命你去排玉皇城，裝作王爺，坐於通明殿內，令童夫人裝作梨花老母，分兵一萬，各分五色裝，作四斗角君，再挑雄壯兵卒二十八名，披髮跣足，裝作二十八宿圓護，中台前，後仍着土金牛，裝爲玄帝，土金秀手執皂旂，裝作龜蛇二將，把守二門。」金龍太子領命而退。又令「西夏國公主黃瓊，領女兵五千，各執雙刀，壯爲太陰星，蕭搭懶，領本部人馬，各穿紅袍，裝爲太陽星，仍着黃瓊女，赤身露體，立於旗下，手執骷髏骨，若有敵人入陣，放聲大哭，自有妙用。」黃瓊女依計而行。單闕公主，率兵五千，

各穿五色袈裟，鎮守迷魂陣。內藏番兵五百，爲迷魂長老，喪門陣內，暗取孕婦七、七、四十九個，倒埋旗杆下，自有妙用。如違定按軍法。『單陽公主得令去訖，又令：「耶律訥，選僧人五千，各執蕭陀珠，粧爲西天雷音諸佛，着五百和尚，屯列左右，粧做羅漢，總居七十二天門之首，以吞敵人之勢。』耶律訥領命而去。呂祖將陣勢排完，又着閻容問：「後帳把帶來的包裹取我。」閻容尊旨，不多一時，將黃包簫上，忽見那紅光焰焰。閻容問道：「師父包裹以內，是什麼寶貝呢？」呂祖說：「這原是洞內煉就的十二連環，天門內裏玄機妙不可言，總是神仙佛祖，也難脫逃也。」

玄門法祖傅仙案是鴻鈞。到後來一道傳來三真人。其中的精微奧妙入難曉。傳就的兵兵布陣方法異。有一坐雷鳴化灰三番陣。內裏邊上按三才天地人。紅番陣上鳴烈火騰空起。更妙處紅番一動命歸陰。凡火陣內晏暗藏刀萬把。能使人肉爛皮焦化血津。刀山陣風雷一響兵刃現。鏡光陣金光射出取人魂。還有坐百計難防黑沙陣。相伴那三大奇陣實難禁。引魂陣開死閉生人難逢。又打上葫蘆陣內血水渾。紅沙陣紅沙一起真魂散。水河陣九曲九灣把將擒。連環陣官尾相顧如長蛇。勿論他神仙佛祖難保身。這就是煉的十二連環陣。管叫他宋國君臣無一存。呂洞賓對着閻容說一遍。老妖道一陣喜的笑吟吟。話說閻容聽罷洞賓之言，滿心歡喜，說道：「師父既有煉熟奇陣，何不齊排下，擒拿宋國君臣呢？」呂祖說：「正要如此。」言罷，遂全閻容離座起身，有人牽過坐騎二人上馬，到了九龍谷，周殿看了一遍，把十二連環天門，佈列玉皇陣后一字排開，遂回大營。差官詣蕭后前來營陣，又使人赴汴京去下戰表，不日之間，番官到了汴梁，正遇真宗坐朝，有黃門官奏道：「今有北國使臣前來上表，伏乞聖裁。」真宗傳旨，着北國使臣上殿。番官來到了品級台下，將表獻上。近臣鋪放龍案，真宗用龍目看過來了。上寫着大遼國王蕭良宗。多拜上南朝天子趙景。自從是魏府面會一頓。至而今春去秋來又一冬。

每想着天無二日是正理。又道是民間不該滅朝廷。自古道真龍一出假龍滅。您看臣自恃兵強任意行。俺如今大兵安在九龍口。排下的天門大陣決雌雄。您若是見了戰表即速到。省的俺天兵來困汴京城。宋王爺看罷日月討戰表。不由的一股烈火往上冲。休仗着排下一座天門陣。總就是千陣無在俺心中。吩咐聲兩邊校尉快動手。把番臣即刻斬首莫暫停。衆武士如狼似虎往上闖。煞時間推推擁擁下九重。眼睜睜斬了番臣與人馬。下回書九龍谷內動刀兵。

第四回

天降真龍坐汴京

掃除四海享太平

惟有北國干戈起

惹的黎民不安寧

荒言提過，單說真宗看罷戰表，心中大怒，喝兩邊武士，與我將番官綁出斬首報來。衆校尉遵旨，闖將上前，扳翻在地，上了繩鎖，推下了金階。有八千歲合寇準一見番官遭綁，即高聲說道：『刀下留人！』武士聞言，煞住脚步。二人來至龍書案下，參駕已畢。真宗命內侍臣賜綉墩，二人告坐。八千歲問道：『陛下要斬北國使臣，却因爲何？』真宗說：『八御弟，你乃不知，捉將起來，令人一場好惱！』

真宗爺未曾開口氣滿胸。八御弟聽朕與你說其詳。現如今北國排下天門陣。要合咱九龍谷內爭勝強。每日裏常想去報同台恨。都只爲恐怕黎民不安寧。第長宗不知省過來降順。最可憐差人討戰到汴梁。因此上先斬來使聊解恨。然後再御駕親征到戰場。宋王爺對着八王言一遍。千歲說此事還得細商量。真宗言罷千歲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陛下且將北國使臣放回本國，然後再議興兵，方爲正理。』然斬一使臣，於他何損？還望陛下裁之。真宗聞奏，其怒少息，分付將番官放回來。不多一時，北國使臣來到品級台下，叩頭謝罪。真宗說：『用你回去，歸告爾主，朕不久起兵前去，找他的首級，是你去罷。』番官聞言，叩頭起

身抱頭鼠竄而去。君臣正然講話，忽聽楊元帥差飛腿都尉楊豹，現在午門候旨。真宗說：「命他上殿，當面問話。」內侍臣領旨，將楊豹傳進午門，來至品級台下，參駕已畢，遂奏道：「臣奉元帥令，特將蜀后天門陣圖書來，伏乞聖鑒。」真宗聞言，命近臣接過一看，分毫不懂，遍示文武，俱不認得。寇準奏道：「陣圖怪急，必係左道之術，陛下先問來將楊郡馬，可能破此陣否？」真宗遂問道：「卿家來時，元帥可曾見陣不曾呢？」楊豹說：「邊關衆將，還無一個認識的，如何敢破呢？」

楊豹爬半步，忙把陛下呼，說起天門陣，亘古至今無變化人莫測，不知出何書。

九龍谷黑氣紫霧冲霄漢，滿營吳愁雲霧靄鬼聲哭。蕭良宗借的五國人共馬，大連營接連不斷到北虜。楊元帥寅夜偷把陣來看，幾幾乎命喪北營迷路途。多虧了孟良去把他來找，回三關日夜不住氣長吁。不用說領兵要把陣來破，總就是見那光景骨頭酥。因此上差俺前來把圖獻，望陛下速與朝臣把謀鋪。這楊豹一五一十奏一遍，真宗爺面帶驚慌光踉足。

話說楊豹將天門陣的利害，訴了一遍，把那合朝文武，與真宗皇帝，各嚇了個面目更色，俱各低頭不語。寇老爺在旁，遂即奏道：「陛下不必着急，自古道兵來將擋，水來土屯，又道是大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治之。臣乞御駕親征，上願陛下洪福，下仗衆將虎威，再無不克之理。」真宗准奏，即命倪瓚守國，呼丕顯、鄭印爲保駕將軍，八王爲監軍，寇準爲參謀，各鎮帥臣王金節、李明向訓等，俱隨營聽候。先命楊豹圖走，到了次日，呼丕顯點齊人馬，陪駕離了汴京，往幽州進發。一路無間，非止一日，相隔九爺谷不遠。楊帥爺率邊關衆將，迎於五十里之外。真宗傳旨，對面安營，衆將朝見已畢。真宗宣六爺進帳議事，六爺尊旨見駕，真宗命賜綉墩，六爺告坐。真宗問道：「卿看天門陣光景何如？」一延昭奏道：「臣亦頗曉陣勢，無見這等奇異，正待御駕來觀，方可計議。」真宗准奏，傳旨明日回朕前去觀陣。六爺遵旨退出，分付各營準備不提。單說關容與韓昌，正然議

論陣勢玄妙，擒拿宋國君臣，忽監旂來報，蕭后駕到。國容等接進大營，具道：「呂仙長所排之陣，南朝俱不認識。今宋王亦來觀陣。」之事，說了一遍。蕭后聞言大喜，遂請呂祖進帳，排酒慶功。曹且不講，再說真宗到了第三日，早旦三通鼓罷，率領衆將出營，往北一視，只見那天門陣旌旗飄空，兵山將海，黑霧迷漫，紫氣冲天，好驚人！也怎見的有西江月爲證：

陣角按定八方，五色彩旂飄揚，鋼刀劍戟鬧嚷嚷，營門羅漢下降。

煙霧陰雲密布，遮的日月無光，鬼哭神號振上蒼，恰是陰曹一樣。

真宗爺觀罷，一同心內慌。暗說道：「這座陣勢非尋常。」看了看烟雲繚繞九龍谷，黑沉沉天昏地暗日無光。不用說鋼刀密的秫秫查，是怎麼羅漢圍列營門旁。內裏邊英雄不知有多少，聽了聽人喊馬嘶振上蒼。南朝裏雖有戰將無其數，並無有機關參破破女星。想當初倒伐西岐三十六，幸虧了太君虎揚保武王。到如今蕭后排下天門陣，是何人敢保寡人回汴京。真宗爺正是心中犯驚懼，忽聽的三聲大炮振上蒼。衆明公欲知宋王凶吉，只得是下一回裏說其詳。

第五回

瞎瞎生的靈巧，自己覺着乖巧，揀了鋼錢兩吊，心內想着他嫂。

他着看見兩吊，設計哄了上腰，兩手緊緊攥抱，陰門襯上尿泡。

荒言提過，書歸正本。說的真宗皇帝正然觀陣，忽聽的天門陣內連珠炮響，不多一時，旌旗亂舞，打那天門陣內出來一彪人馬，往傍一閃，雁翅排開，又打內裏一邊跑出許多戰馬，馬上戰將俱各是惡似金剛，兇似太歲，頂梁穴有千層殺氣，面前有百步威風，將馬一勢，分爲右左。又聽的咚咚連天炮聲齊鳴，飛出數對日月。

龍鳳旗，後有一把九曲鎖金傘，罩定蕭后擁簇而出，與真宗相隔不遠。高聲呼道：「宋國君臣，今已入羅網，何不投降？若心中不服，執迷不悟，禍到臨頭之時，吾恐投降不及悔之晚矣！」

蕭后微微笑，呼聲宋真宗，說起你父子禽獸一般同。

想當初太宗匡胤把業嗣，黃土坡遇見周王柴世宗。郭彥威與兵逼死漢隱帝，登九五只因缺嗣立柴宗。周天子在位七年龍歸海，撇的他幼兒寡婦在汴京。趙匡胤那時撞着元帥印，他才陳橋兵變坐朝廷。也是他欺孤凌寡傷天理，被您爺金簪刺死戈飛龍。潘仁美定了一條絕戶計，把一個守關太子喪了生。您可才父傳於子家天下，聽這樣弑兄圖位天不容。不料想吃了碟裏看着碗，最不該屢次與兵幽州城。百萬人今日排下天門陣，兩下裏賭個勝負定輸贏。您君臣若再破了這座陣，俺必然隱在深山永無蹤。倘若是天門大陣不能破，俺也去汴京城內享享榮。花拉拉催開坐下逍遙馬，急忙忙舞動兩關太阿鋒。這蕭后驅場以上來切短，把一個真宗氣的眼睛紅。兩下裏戰鼓咚咚振天響，只聽得刀兵交加不停聲。此陣上慌了元帥韓延壽，這壁廂關上三關楊總戎。宋真宗一馬闖進千軍隊，天門陣可巧來了老闆容。那妖道豹皮囊中忙取寶，滴溜溜祭起那條捆仙繩。

單說蕭后在兩軍陣前半真半假說了一遍，真宗大怒喝道：「呀，好潑賤，怎敢出口傷人，諒此小陣有何難破？待拿住爾等，必然碎尸萬段，方解俺心頭之恨。」話猶未了，只見孟良焦贊飛出軍隊，直撲蕭后而來。有蕭天佐韓昌雙鎗並出，擋住路徑，抱腕束手而言曰：「將軍不必特強，俺已排下陣勢，日後自見高低，何必又動干戈？」二人未及回言，兩營鳴金鑼響，遂即撥馬而同，各自收軍。真宗是爺營前下馬，八千歲與六爺合隨駕文武，到了大帳，各按次序落坐。真宗說道：「朕行兵半世，從無見此惡陣，衆卿又不認得，却如之奈何呢？」真宗爺觀陣勢回營中，不由的愁眉雙鎖，心內酸。不用說兵強將勇就難退，天門陣誰人參透巧機關。

似這樣惡陣從來無人見。除非是太公復生才了然。宋王爺無計生法拿主意。但可才心生一計弄虛喧。離龍位一把拉住楊郡馬。但見他未曾開口淚汪汪。他說道自從太祖歸蒼海。多虧了元帥扶保宋江山。常言說家有孝子父母樂。又道是國有賢臣得安然。只說是物阜民豐享泰榮。不料想北國蕭后常起邊。眼前裏但有令公皇兄在。那怕他排下惡陣有吉祥。宋真宗半激半勸一席話。楊六爺好似鋼叉挑肺肝。忽然間想起他那生身母。天門陣還得他來到這邊。

單說真宗觀罷陣勢。全然不曉。回到營中更加愁悶。常言說聰明不過天子。伶俐不及光棍。又一轉念說道：「且住當初老令公與余太君威鎮山後。諸般陣勢無所不曉。太君能破此陣亦未可知。」想到這裏遂把六爺拉住說道：「元帥您父子受盡千辛萬苦。保朕江山。常想着太平一統。君臣同享富貴。不料北國排此惡陣。眼見的宋世江山不能久了。」楊六爺見此光景。只急的暴跳如雷。一聲說道：「陛下不必驚慌。臣父在日常說陣圖之中有三卷六甲兵書。惟有三卷俱是陽文。妖道之術人所難曉。想天門陣必出於下卷。臣每或聞其詳。也是有的。乞陛下召來一問。便知端的。」真宗聞言大喜。即時降詔。差保駕將軍呼丕顯星夜赴京召取太君。不顯領旨。帶領侍從。不分晝夜兼程而進。非止一日。到了无佞天波府。楊洪報於太君。太君盥衣出迎。來進大堂。呼丕顯宣讀聖旨。

其略曰：朕御駕親征北國。排下一陣。陰陽變化。軍中莫測。且番人每日討戰。如坐針氈。欲退不能。欲進不敢。太君久任太公。必得令公指示。萬不得已。敬來宣召。乞赴軍前。共入惡陣的議。朕懷萬勿推却。

太君拜受已畢。款待天使。呼丕顯席間問道：「太君何日起行呢？」太君說：「救兵如救火。豈可遲遲。約於明日起身罷。」丕顯謝道：「難得太君忠心忠口。令人可羨。下官暫辭回府。先調御林軍三千。再來候令。」太君應允。呼丕顯告辭而退。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明辰。太君帶領家將。與呼丕顯率御林軍出了汴京。挨九龍